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七

頃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艮下乾上

伊川先生曰遯序卦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夫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所以繼恒也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為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陽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雖高起體

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相違遯故為遯去之義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之一作避而去之故為遯也易傳

遯亨小利貞

伊川先生曰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為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

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柔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古之人有大德而无其時則遯方二陰浸長進而之否不利君子之時進則否而遯則亨也乾健也艮止也有剛健之德而止於上者大畜也有剛健之德而止於下此其所以為遯也孔子之德與天同矣而可以止則止遯之義也小利

貞者可小事也是以孔子乘田委吏中都司寇皆屑為之至孟子為齊卿其道皆止於一國一邑一職之間在聖賢皆謂之小事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遯退避也為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為遯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為但二陰浸長於下則其勢不可以不遯故其占為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

侵迫於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此卦之占與否之

初二兩爻相類本義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道之亨也君子遯藏所以伸道也此言處遯之道自剛當位而應以下則論時與卦才尚有可為之理也　雖遯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遯之義五以剛陽之德處中

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茍可以致其力无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於遯（一作退）藏而不為故曰與時行也　當陰長之時不可大貞而尚小利貞者蓋陰長必以浸漸未能遽盛君子尚可小貞其道所謂小利貞扶持使未遂亡也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一作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

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强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遯時之道也故聖人賛其時義大矣哉或久或速其義皆大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當位而應理不當遯以陰長故遯故曰與時行又曰小利貞又曰遯而亨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遯遠於害也柔浸而長非貞不立可

以自全不足以求勝故小利貞

龜山楊氏曰二陰浸而長進而為否理之必至也止而不知去則患之所由生也遯而遠之斯亨矣故曰遯而亨也遯之時剛當位而應未至乎上下不交也故小利貞與時行也與卂之九五小貞吉之義同易說

兼山郭氏曰遯非有亨之理其所亨者遯也彖卦乾德廣運於外艮知行之宜於内所以能遯而亨

也易以陽稱大陰稱小六二柔順中正知動靜不失其時是以言小利貞又言浸長也遯非可大之時然其義則大也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遯也莊子曰聖人鶉居而鷇食亦遯也充是二者得聖人之道多矣顧不大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常人之亨以得位失位言聖人之亨進退皆以道言道不必位亨雖遯亦亨也故曰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五之應二也與時行者時止

則止時行則行是為遯之義雖聖人亦不能自必也小利貞浸而長者隂浸而長不可大事之時也不可大事而彖言大矣哉者蓋有天德而止者謂之遯不然困窮逃難而已非聖人所謂遯也此遯之時義所以為大也雖堯舜授受亦不過於遯而已矣聖人懼人之不知天德之大徒以逃難避仇遠迹山林者皆謂之遯則遯之為義小矣故特曰遯之時義大矣哉也遯之小利貞睽之小事吉不

知者遂以為小而不思也故孔子明其大而後知小利貞者有大義存焉小事吉者有大用存焉易說

漢上朱氏曰遯坤再交乾也陽長則陰消柔壯則剛遯晝夜寒暑之道也二陰浸長得位於内君子之道漸消是以四陽遯去自内而之外故曰遯遯以全其剛小人不能害其身退而其道伸矣故曰遯亨遯而亨也或曰三陰進而至否五陰極而至剝君子猶居其間二陰方長君子何為遯哉曰否

陰已盛剥陰將窮故否之九四九五上九剥之上九君子居之遯陰方長進而用事可不遯乎然君子之遯未甞一日忘天下陰浸長而未盛五剛當位應二則與之應而不辭矣與時偕行豈必於遯哉孔子所以遲遲去曾孟子所以三宿而後出晝鄭康成曰正道見聘始仕他國亦遯而後身也故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此再以二五相應伸遯身之義也二陰浸長方之於否不利君子貞固有閒

矣然不可大貞利小貞而已陰為小剛當位而應六二得乎中正也先儒謂居小官幹小事其害未甚我志猶行易傳曰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忍坐視而不救哉苟可致力焉孔孟之所屑為也蓋遯非疾世避俗長往而不反之謂也去留遲速惟時而已非不忘乎君不離乎羣消息盈虛循天而行者豈能盡遯之時義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在卦氣六月也故太玄凖之以逃唐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當位而應以九五一爻釋亨義浸而長以下二陰釋小利貞時義大矣哉者陰方浸長處之為難故其時義為尤大也本義

問遯卦小利貞以彖辭小利貞浸而長也之語觀之則小當為陰柔小人如小往大來小過小畜之小言君子能遯則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浸迫於陽也此與程傳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遽已故有與時行小利

貞之教之意不同先生曰若程傳所言則於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之下當云止而健陰進而長故小利貞今但言小利貞浸而長也而不言陰進而長則小指陰小之小可知況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正之者程説雖善而有不通矣　問遯亨遯而亨也分明是説能遯便亨下更説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如何先生曰此其所以遯而亨也陰方微為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能

與時行不然便是與時背也　問小利貞浸而長也是見其浸長故設戒令其貞正且以寛君子之患然亦是他之福先生曰是如此此與否初二兩文義相似　伊川說小利貞云尚可以有為陰巳浸長如何可有為所説王允謝安之於漢晉王敦之事乃王導非謝安也恐也不然王允是算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他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𣗥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為在下位有為之

兆者則可以去大臣任國安危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如何可去又曰王允不合要盡殺涼州兵所以致敗并語錄

東萊呂氏曰遯亨遯而亨也彖所以發明前意遯本不可謂之亨然屈於道而自附小人之列身雖亨而道則未嘗亨也全道以自遯身雖遯而道未嘗不亨也故當小人方盛之時亨吾道者莫如遯故曰遯而亨蓋君子之所謂通塞與世俗之所謂

通塞異也四陽在上非不強盛二陰在下亦自微弱君子何故便遯君子見幾察微知小人浸長必消君子於此而退乃君子之亨遯亨者身退則道亨也俯就則屈己道急退則忘天下故雖二陰浸長君子愛君之深憂民之切惓惓有不忍忘之意尚欲有為以安生民定社稷雖不可大用而猶可以小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易變體不同以一卦言之二陰在下固小人也四陽在上固君子

也此以勢論五爲君子二爲小人本不相應以爻言之五居中而適當其位而應於二二雖小人至得九五乃反應助於五此以理論二居中是輔九五爲善之臣也故度時觀理猶可小有所行君子愛君深憂民切故其處位未嘗敢遽去雖小人方盛理之所不可不避然必盡巳之道資二之輔而思有以拯其難見於小有所爲如孟子三宿出晝猶不忍去亦是意也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時

未可去君子固不遽去時可去君子亦豈強留然豈如潔己好名節者知不可為遂慹然忘情於天下乎聖人於遯之義亦曰大矣哉蓋以此也然遯之時義尤為難識學者看此須别白得此理十分分明乃可以處進退之際矣　又曰當遯之時尚可小利貞若否之時則不可為矣至剥之時則順止而已雖然遯否消長所爭不多時節最難看不可輕易處須是人意盡後時節方可見易並說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伊川先生曰天下有山山下一作上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惟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易傳

横渠先生曰遠小人不惡而嚴惡讀為憎惡之惡遠小人不可示此惡也惡則患及之又焉能遠嚴之為言敬小人而遠之之義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物居地上莫高於山天之至高雖非山比然山之勢與天並高天若遠避遯之象也君子之遠小人如天之遠山不惡而嚴儼然望而畏之不可犯也

龜山楊氏曰天下有山健而止也其藏疾也无所拒然亦終莫之陵也此君子遠小人之不惡而嚴之象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天下有山內外之分也不惡而嚴全

身潔巳之道也豈若小人悻悻然見於面目而後去之邪易說

白雲郭氏曰遯之為象取二隂浸長而消陽君子見幾而作故卦謂之遯天下有山蓋備二體之象非是名卦之意易如此類者亦多矣君子當遯之時畏小人之害道志在遠之而已雖山林江海為遠害之地然亦有以道遠之者遠之之道何如不惡其人而嚴其分是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亂也疾之則惡也不惡則不疾矣孔子曰君子无衆寡无小大无敢慢又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皆嚴之謂也自古山林江海遯世之士多矣獨遯以道者孔孟而已若夫君臣授受亦有遯之道者蓋臣道上行君不得不為之遯也知其道而遯者堯舜也不知其道而固有者桀紂也然非舜禹湯武而遯則篡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山以下陵上天遯而去之不可干也

三四五上君子初二小人小人內君子外遠小人也小人遠之則怨怨則所以害君子者无所不至初四二五相應不惡也四陽以剛嚴在上臨之不惡而嚴也不惡故不可得而疎嚴故不可得而親是亦莫之怨亦莫敢侮而君子小人各得其所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天體无窮山髙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本義

問遯卦遯

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甚遠絶象之以君子遠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絶之義須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而漸遠者愈善也先生曰恁地推亦好此六爻皆是君子之事語録

廣漢張氏論蕭望之劉向所處得失曰甚矣二子之疎也況其所為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巳不知小人迎合於

外者詎可保邪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彼盖有所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羣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南軒集史論

東萊吕氏曰天下有山勢不相附之象君子觀小人浸長之時勢不可相附也不惡而嚴大凡小人之情近之則僭遠之則怨當待之以不嚴之威則

自然遠矣語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要當思所以處之之道夫不惡而嚴最人之所難蓋常人不惡則不嚴苟欲其嚴必作意而為之亦如恭而安尋常人恭敬者為拘束才安肆則不恭矣惟性情涵養則自然嚴恭苟內不足則必待造作威而不猛亦其類也易說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伊川先生曰他卦以下為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

進故初乃爲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

見幾先遯固爲善也遯而爲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危而不往何也遯既後時往則取災故知者違難在乎先幾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陰進矣而隨其後遯之尾也居遯之時不能遠之隨其後故厲然柔方變剛隨而往則浸而為否矣能无災乎故勿用有攸往而象曰不往何災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道貴早辯而君子欲知幾故自履霜堅冰之後早辯之道言於初者多矣而遯之初六獨止而不知去不能早辯者也故曰遯尾厲遯尾者遯之後時也為遯之尾是為難之首也其危

宜矣勿用有攸往者言處遯尾之道雖危而災猶可避也蓋往之義在我能止而不往則何災之有故止而不退則為厲止而不往則无災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卦體以前為首後為尾四陽避患患未至而先遯初六止而在後所處不正危道也故曰遯尾厲往之四雖正成離坎自明其節而遇險災也不若退藏於下自晦其明不往則何災之有

初六處下非當位者所處微矣是故不去猶可以

免患易傳曰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俟可免災耳本義　遯尾厲到這時節去不迭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　問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但當晦處靜俟耳此意如何先生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言遯

已後矣不可往往則危往既危不若不往之為无災某竊以為不然遯而在後尾也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看尤分明並語録

東萊吕氏曰初六一爻如獸之遯則尾在後衆賢皆去而已不去遯之尾也大抵君子見幾而作當小人道長之時固當奉身而退若羣賢既遯之後方欲去則不可去矣故有災正如蔡邕當獻帝時董卓擅權君子皆去獨邕未能遠遯其後卒為卓

所用竟不能免然君子當遯之際雖无所往亦有道以處之如居下而為禄隱可也易云何災而蔡邕卒被戮者以其為卓顯用不能居下故也初以陰居下乃在微下者也不當柄用故但有厲而已他卦上為尾以其進而來也遯則初為尾以其遯而去也易說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為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二以中正順應於五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黃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繫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在遯之時故極言之　上下以中順之道相固結其心志甚堅如執之以牛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黃牛中順也陰邪浸長二居君臣正合之位戢難救時莫若中順固志使姦不能干不然小

人易關矣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以柔居中又處乎内故曰黄牛執言持革言堅固也方遯之時衆陽皆遯巳不得而從之以守中行順堅持其志而不解知所自信者也

龜山楊氏曰黄中色牛順物執之用黄牛之革中順之志也居陰進之時中而不倚和而不流執用黄牛之革則所執固矣外物莫能勝也故說若夫

萬變陳於前則交喪於中尚能說乎哉易說

兼山郭氏曰輔嗣云說解也六二柔靜中正有應於五志在君親之人也其執之堅其持之固庶幾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者也然彼剛也此柔也故有黃牛之革中順之辭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可謂得君之臣矣而猶執用黃牛固志何哉方遯之時小利貞不可大事勿用有攸往雖應於君而遯之志不

可不固也是以孔子於定哀孟子於齊梁非无應也而其道不可以少貶以從時好者所謂固志也六二為下體艮卦之主知時止而止故稱執馬柔順牛之象也中正黃之象也不能執用黃牛則見利忘義終不可大有為於天下而自衰其德多矣勝說或如字或作脫易以說為脫者有矣此義實近之而其言似膚淺故先儒有不從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艮手執也坤為牛坤中為黃艮為革

執之用黄牛之革也二近初六而應五處於内近
小人往從五則所執説矣二從五成離兌離火勝
兌金兌為毀折有勝説之意六二知其不可以處
而比初又不可往而從五乃堅固以執其志如執
用黄牛之革則初莫之止五莫之勝確乎不可拔
孰能奪其所守哉故曰固志也六二柔中故執志
如此乃能遯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

占者固守亦當如是本義　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此言象而占在其中六二亦有此徳也説吐活反

○語録

東萊吕氏曰大抵人情當也難遯逃之際最易相親譬如魚相忘於水及其在平陸則相呴以濕相濡以沫當遯之時正人情相親之時以六二之才與九五相應其附麗固結若黄牛之革不可得而比喻正以其情易親故衛之北風曰北風其凉雨

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又曰攜手同歸此亦相親密之意序言衛國並為威虐莫不相攜持而去焉則亦遯之時矣易說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伊川先生曰陽志說陰三與二切比係乎二者也遯貴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矣故為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

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三與二非正應以暱比相親非待君子之道若以正則雖係不得為有疾蜀先主之不忍棄士民是也雖危為无咎矣　遯而有係累必以困憊致危其有疾乃憊也蓋力亦不足矣以此暱愛之心畜養臣妾則吉豈可以當大事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為内之主得位之正立愛其下畜臣妾

之道盡矣然以斯處遯危疾宜焉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獨近二陰為陰所係臣妾役於人者也陰為我役則雖近之而无害為陰所係則憊矣臣妾亦陰類也

龜山楊氏曰一陰止乎上艮體也柔進而承之止而不能遠係遯也能无疾憊乎遯之時小利貞而已剛雖當位不可大事也故畜臣妾吉大貞之則難將作矣尚何吉之有易說

蕉山郭氏曰剝之六五以宮人寵言君位也遯之九三畜臣妾吉言臣位也位雖不同其義則近之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遯以艮止故六二止於下以固志九三過於止而係於遯也係於遯而不知變是以疾困而危其江海避世之徒獙畜臣妾吉者是道也施之於家則可施之於天下則不可若是者君子謂之隘其可大事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三得位係於二陰而不能遯巽繩係也故曰係遯九三遯則陽失位以動為疾故安其位而不動故曰有疾陰方剥陽已私係之未失位也而曰厲以動為疾久則極憊困篤不可救已晉張華是也三極也有憊之意故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九三為内之主二陰自下承之坤為臣伏兊為妾以此畜臣妾則吉正也若係志於鄙賤之人其可大事乎陽為大巽為事三動巽毁不可大

事也故曰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則吉蓋君子之於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故其占如此本義

問畜臣妾吉伊川云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先生曰君子小人更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則終日在自家脚手頭若无以畜之則望望然去矣又曰易中詳識物情備極

人事都是實有此事今學者平日只在燈窻下習讀不曾應接世變一旦讀此皆看不得某舊時也如此只管讀得不相入所以常說道易難讀語錄

東萊呂氏曰大抵遯者當遯即遯苟滯戀顧惜而不能則害於遯矣以九居三居下體之上位之尊顯處遯之時是當去者也今保戀顧盼下切比六二之陰又非正應乃牽制而不能决其遯是當遯而不能遯者也若以此道畜臣妾則吉若欲成天

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非有決斷之志者必至於疾憊危厲而後已君子之遯可如是乎所謂畜臣妾吉意不專在畜臣妾上但言如此係戀乃畜臣妾之道㨿臣妾之情常有戀戀之意耳亦如闗

觀利女貞不在利女上易說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伊川先生曰四與初為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已復禮以

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暱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隂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　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於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於不善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有應於隂不惡而嚴故曰好遯小人暗於事幾不忿怒成仇則私溺為累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健而止乎外而初以柔應之其遯非不得已也故曰好遯君子吉然居遯之時有應於下小人則相與而變剛矣尚何遯之有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處乾巽之間剛雖不中能遯以違之亦和而不流者也故有君子小人之辭焉内以其應柔外以其用健是以謂之好也中庸曰邦无道至死不變此其庶幾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遯自九四而上其遯皆美蓋乾德剛

健中正何適而非美乎九四好遯所謂遯世无悶者也潛龍之義也君子安之故吉小人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一不得志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又豈能好遯而安之哉故曰小人否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好者情欲之所好也九四係於初六不正之陰而相應情好也君子剛決以義斷之當可遯之時舍所好動而去與應絕矣動則正正故吉蕭望之不顧王生之寵是也故曰君子吉曰小

人否者九動成六六安於四又有小人不能去之象否者不能然也此爻與初六相應處陰而有所係故極陳小人之戒以佐君子之決易傳曰所謂克巳復禮以道制欲者也是以吉小人則義不勝欲羣於私好相與陷於困辱危殆之途猶不知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之象也惟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

能故占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本義

東萊吕氏曰九四以剛陽之才而遯雖有所好亦必決而遯矣曰好遯者謂九四與初為應雖有應好亦遯之而不顧惟君子則能是也然以九四之剛為君子者惟是見善明用心剛乃可小人溺於所好豈能果決而遯哉故以九居四應初六之陰必有小人否之戒不然則言君子吉足矣此一爻伊川說甚分明但有未盡處曰君子吉小人否者

何哉蓋以陽居陰一消一長未可必苟君子進則小人必消小人進則君子必消正如學者用心非不剛然資質尚柔懦當此際有兩途苟用力於剛陽之地則為君子用力於卑柔之地則為小人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以四剛柔相半故也九之剛勝便為君子四之柔勝便入小人君子小人无兩立之理此一爻最要理會所以兼君子小人言之易說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為貞正而吉九五非无係應然與二皆以中正自處是其心志及乎動止莫非中正而无私係之失所以為嘉也在彖則槩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尚有濟遯之意於爻至五遯將極矣故惟以中正處遯言之遯一无遯字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 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為遯之嘉也居中

得正而應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為吉人之遯也止也惟在正其志而已矣易傳
橫渠先生曰嘉好義同然五居正處中能正其志故獲貞吉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當位而應能與時行也故為嘉遯然遯之時不可以有為也故其貞吉正其志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陽為美九五中正无以加焉美之至

也剛中處外可行則行也當位而應可止則止也不後而往不柔而應不安於疾憊不係於情好遯之至美故曰嘉遯貞吉者以自正其志而安也正志者行止无累於物也此夫子所以疾固歟易傳曰在彖則槩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有濟遯之意也於爻至於五則遯將極矣故惟以中正處遯言之易傳

兼山郭氏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

其中舜亦以命禹雖革運之有終其嘉遯之志則一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其有見於此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堯授舜舜授禹雖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其為嘉遯之志則一也故孔子謂韶盡美又盡善也其是之謂乎雍曰九五剛健中正道全德備舉遯之世莫美於斯故曰嘉遯貞吉以正志者道至於此與時為對隨而不流无係也无執

也无好也不事於外正其在我者而已矣此其所以為嘉也上非堯舜下非孔子皆不足以與此易說

新安朱氏曰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本義 問九五嘉遯以陽剛中正漸向遯極故為嘉美未是極處故戒以貞正則吉先生曰是如此便是剛當位而應處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莫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便是

不好所以戒他貞正語録

東萊呂氏曰正之一字須當詳看常人多言求進須理會邪正若退避則雖有不正亦不害殊不知大抵人臣之進固不可不正遯亦不可不正貪位慕禄而不知退固是不正之行若輕世絶俗而亟於退亦非正矣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凡有一毫之不正皆不正也故曰以正志也正字須要看得定

易說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伊川先生曰肥者充大寛裕之意遯者惟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為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寛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為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為剛決无疑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居卦之外而无應於内與九三係遯

有疾憊畏也則其遯也不疑其所行矣故曰肥遯无不利易說

白雲郭氏曰肥者道之充實也道之充實放諸四海而準孟子所謂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者何所往而不利乎以是道而處遯世故无所係好其於進退綽綽然有餘裕矣夫何疑之有當遯之極所謂知變之大人也遯之時義觀九五上九可見

漢上朱氏曰上九盈矣動成兊說見於外肥也上九處卦外內无應動則正无往不利其於遯也有餘矣故曰肥遯所以无不利者剛決不係於四无疑情也巽為不果疑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寬裕自得之意本義

東萊呂氏曰司馬相如云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

容甚臞若隱遯而未能與物相忘遲疑不决二者交戰安能心廣體胖故惟无所疑然後能肥遯也子夏出見紛華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胷中則不能无疑及其戰而道勝所以肥而樂也此子夏所謂始之癯終之肥也肥遯之肥蓋亦如此易說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七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八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乾下震上

伊川先生曰大壯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遯為違去之義壯為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一作長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為卦震上乾

下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過中矣大者壯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壯之義也易傳

東萊呂氏曰天下事必有對盛者衰之對强者弱之對遯既極矣不可以不壯故以大壯繼遯乾極乎高而雷動乎上其爲壯也可知易說

大壯利貞

伊川先生曰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

正强猛之為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泰之辭言小往大來而彖則言天地上下陰陽健順君子小人以及大小之類大壯之象四陽過中名卦之義實取於大也雖天地亦大者之壯非獨人事而已與泰言大來无以異也故彖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易說

新安朱氏曰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為大壯二月之卦也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

巳本義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伊川先生曰所以名大壯者謂大者壯也陰為小陽為大陽長已盛是大者壯也下剛而上動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為大壯為大者壯與壯之大也　大者既壯則利於貞正正而大者道也極正大之理則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

正大之理學者黙識心通可也不云大正而云正大恐疑為一事也并易傳

藍田呂氏曰大壯居彊盛之勢也大者壯體大而勢盛也大者正體大勢盛而无邪僻也天地之體大矣勢盛矣情正矣

龜山楊氏曰剛以動大者之壯也壯而弗正則為暴而已故利貞易說

白雲郭氏曰凡天地萬物大者之壯俱為大壯徒

用壯而已非大壯也德之大者无踰於天自人道言之人得天德而動壯之所以大也且強梁以動者雖无不壯其或窮人欲而滅天理則性善梏亡天德於是失之矣雖壯而非大也故必得天之剛德而動而後謂之大壯大壯利貞者大者之正也大者天也正則天之德也天地之情於斯可見況人道乎孟子謂齊宣王曰王請无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

王請大之惟孟氏深明大小之義諸子未之或知也故言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所謂大者之壯歟若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何其小哉聖人以羊譬壯深見小人之情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陰陽迭壯者也以三畫卦言之初為少二為壯三為究以重卦言之初二為少三四為壯陽動於復長於臨交於泰至四爻而後壯泰不曰壯者陰陽敵也過於陰則陽壯矣猶人血氣

方剛故曰大壯大者壯也陽之初其動甚微動而不已物莫能禦君子之道義其大至於塞乎天地之間者以剛動也故曰剛以動故壯此合震乾二體而言壯之時也初九大者正也大者正乃能動而不屈壯而不以正則失之暴不能久也飄風暴雨江河之大皆不能久故曰利貞大者正也此以初九言壯之道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正故也正故能大天地之動也乾始於子坤

始於午震卯而兊酉正也故四時行百物生其大无外以正而大也易傳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亦至大至正而已故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以卦氣言之二月也故太玄凖之以格夷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以動釋卦名義以卦體言則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言則乾剛震動所以壯也天地之情可見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本義　此卦多説羊羊是兊之屬季通説這箇是夾住底兊卦

兩畫當一畫　問大壯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字是說理先生曰然亦緣上面有大者正一句方說此　問如何見得天地之情正大曰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未嘗有些子小處又曰且如今言藥性熱藥何嘗有性只是他所主恁地並語録

東萊吕氏曰壯利於正不正而壯者乃血氣之壯耳剛以動由天德而動至誠不息故謂之大壯天

剛也陽也用壯於血氣者是蔽於私慾小智反所以自狹自弱也人情每恃其能而欲大其已然卒不能成其大者蓋不明致壯之道欲已之壯乃狹已之為烏能致於壯哉惟夫擴吾一已之大則自然而壯矣故曰大者壯也剛者天之道以天之道而動則无一不合於天理此所以為壯故曰剛以動故壯常人每恃已之强以為壯大抵皆失正理故大壯必利於正惟知以正道為壯便與天地同

其大蓋褊狹者不足以見天地才去私意小智則便見天地正大之情矣天地之情不外乎正吾能盡去一己之私以正而大則天地正大之情亦不能外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此一句全要看正大兩字人與天地三者初无輕重緣畢汙褻淺所以自小之耳今世學者病不在弱只是小易說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伊川先生曰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

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巳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强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强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巳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弗履傳易

横渠先生曰克巳反禮壯莫甚焉故易於大壯之用見之　克巳下學上達交相養也下學則必達達則必上蓋不行則終何以成德明則誠矣誠則明矣克

已要當以理義戰退私已蓋理乃天德克已者必有
剛强壯健之德乃勝已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
弗履夫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饑而不敢食非
强有力者不能人所不能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
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
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為之
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
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消盡則是大而化之之謂

聖意思齷齪无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冐死以有為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正以不剛惟大壯乃能克已蓋君子欲身行之為事業以敎天下今夫為長者折枝非不能也但恥以為屈而不為耳不顧義理之若何（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雷在天上則天下震驚體大而勢盛也禮所以正心修身非禮弗履則威嚴行而天下服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壯壯於禮而已行有不憮於心則餒矣尚能壯乎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雷行為无妄雷在天上為大壯无妄之動以天則天德及物之時故象言茂對時育萬物大壯先天而後動在人則盡心知性則知天之時期不失中庸所謂天命之性者故象以非禮弗履為言也且壯者君子所以勝己而小人所以勝人孔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勝己之道也既

勝已之私則无適而非天矣是為壯之大者也小人不知勝已至於窮人欲而滅天理何大之有是以九三秖以用壯言之然有大壯之弗履以成已然後有无妄之育物以成物二者之道相為終始亦猶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而後曰修道之謂教蓋性與道成已也而教所以成物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雷在地者也而在天上大壯也雷在天上非所履而履故史墨謂雷乘乾為臣强之象

然俄且降矣君子以是動必以正非禮弗履非禮弗履所以全其壯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自勝者强本義　問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伊川以自勝者為强克己復禮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又引中庸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强哉矯為證其義是如此否先生曰固是君子之自治須是如雷在天上恁地威嚴猛烈方得若半上落下不如此猛烈果決濟得甚事

又云公則正私則邪勝私復禮之機即體公行正之端也語録

東萊呂氏曰天下至難克者莫如己大抵外物雖至堅然有力者能克之惟己之私慾雖賁育之勇克之猶難雷在天上大壯聲既高且大自常人處之必以此壯平四夷伐鬼方惟君子於此則用以克己故非禮勿履乃為真壯蓋務自勝者乃壯之大也務勝人者非聖人之所謂壯也能於一身上

下工夫最為壯也易說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伊川先生曰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于進者也在下而用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用壯而不得其中夫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　壯于趾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初九居下而壯勢必犯上繇是而往其究必凶

龜山楊氏曰剛健而在下壯于趾者也在下未足以有行故征凶上无應焉雖剛實而有孚其孚不遠矣故曰其孚窮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壯于趾者用壯之始也始而用壯必終於凶矣有孚者信其必以凶窮也凡爻辭獨言壯者謂小人之壯皆非大者壯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在下體之下應震足而動趾也孚四也初九剛在下用壯不中當守正不動以全其壯可也征凶者以正行亦凶言不可行行則兩剛相敵而四不應壯豈得用哉故壯于趾者以其孚窮也易傳曰用壯而不得中雖以剛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于進者也故有此象居下而壯于進其

凶必矣故其占又如此本義

東萊呂氏曰以九居初二者皆是陽又居乾體三陽同居若以其壯勇敢躁進則必致乎凶此有孚與他卦有孚不同征凶有孚謂其凶无疑也然既以壯名卦則三陽正合卦體何故凶蓋體既壯能用以自治克己復禮則吉若用此勇銳躁進安能不凶趾者如足趾之在下而好動大抵在上之人有勢有位猶可以有為既處卑下居貧賤而恃其

強壯躁於求進信乎其凶也猶人始學之初稍有剛強制遏不定便欲奮然作為見於行事其行而得凶蓋理之必信而无疑者也故謂之有孚蓋不能自制其壯遽欲作為是反為壯之所使矣此弱也非壯也易說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伊川先生曰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或曰貞非

以九居二為戒乎曰易取所勝為義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能識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　九二所以貞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則不失正況陽剛一有壯字而乾體乎並易傳

藍田吕氏曰九二以陽居陰以謙居壯者也又不失其中居之安矣

龜山楊氏曰居大壯之時而剛得中故為吉蓋大

者之正惟有九二盡之故曰貞吉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卦辭言利貞然得其貞者九二也九二之貞謂固守大壯之道也天之德以剛中為正九二以剛居中是以能固守而貞吉也居卦之下位為不足未能究天德之用故特曰貞吉而已蓋非禮弗履之士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二剛中壯而處中其動也正正則吉正吉者以中也蓋剛正而不中者有矣中庸曰

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其九二乎易傳曰居柔處中不過乎壯者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後可以得吉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九二之爻聖人不加一辭而直謂之貞吉者蓋直指大壯之體以示人也人見說大壯將謂直是猛厲却不知只在柔中處二柔也九剛

也以九居二是君子所謂剛者只在柔中處二與初皆九資質略同何在初則凶而二則吉蓋二雖是以剛居乾體其所以異於初九者二用壯以中居中而正是學而有成者也學者當以初九九二二爻參看譬如兩人其剛決氣質雖同一人剛而不知處中一人雖剛而能處中則吉凶分矣九既居二之中能明理以自裁其過所以正吉觀此二爻則知人之氣質雖同要當明理方可易說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為用壯在君子則為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以其志剛蔑視於事而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為亂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於天下而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

无和順之德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踶羊壯於首羝為喜觸故取為象羊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也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困也三壯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三之為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於凶也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也　在小人則為用其強壯之力在君子則為用罔志氣剛強蔑視於事

靡所顧憚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陽正也然乘下之剛故危小人用此而進如羝羊觸藩以為壯故多見困君子知幾則否藩以喻四三有應所志在進而位正理直小人處之必以剛動（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居健之極以陽居陽小人恃勢以陵物故曰用壯君子居勢以自檢故曰用罔罔謂羅制其奔軼也君子居安而畏危故曰貞厲小

人恃勢狠以陵物物莫之與則反為所困故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藩謂四也

龜山楊氏曰至剛而不中非大者正也小人則用壯而已在君子則罔也馬有仁人在位罔人而可為乎故雖正亦厲剛雖不中未足以極其壯故羝羊觸藩羸其角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至三而壯矣小人務勝人故喜壯而用之君子務在勝已之私不失天命之性是以

勿用壯於外也以用壯為正則危矣羊狠而喜觸

用壯之象也觸藩羸其角用壯而厲也其厲如此

凡以小人不知壯有天道之大故也君子用罔者

君子罔以壯為用也先儒或為羅罔之罔失之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三不動陽為君子九動變六陰為

小人小人處極剛而有應必用其壯故曰小人用

壯君子處此自守其正有剛而不用太玄曰罔者

有之舍罔非无也有在其中矣故曰君子用罔然剛極矣處兩剛之間雖正亦厲正而濟之以和說可也故曰貞厲此君子所以用罔歟震為萑葦為竹木在外為藩兌為羊前剛為角震為反生羊角反生為羝羊羝羊羖也三往觸上剛絓於藩六來乘之兌毀羊喪其狠此小人用極之禍可不戒哉京房曰壯不可極極則敗物不可極極則反故曰羝羊觸藩羸其角壯一也小人用之君子有而不

用故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於勇者也如此則雖正亦危矣羝羊剛壯喜觸之物藩籬也羸困也貞厲之占其象如此　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並本義

東萊吕氏曰九三以陽居陽又處於乾體之極是極於壯者也然所謂壯則一所以用壯則二小人

居三則惟恃力向前君子則髙視一世无所顧忌

小人則恃其強暴以犯上而躁於有爲固不可也

君子亦恃其強壯蔑視天下之事尤不可也以此

爲固守之正厲也大抵經傳稱君子有二以賢愚

言則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類以貴賤言則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之類此文之君子小人是以

貴賤論雖貴賤不同其剛陽太過則一大凡用剛

太過則必折三以剛遇四是以剛遇剛譬如羊之

狠恃其角以觸藩籬未有不羸者也三之觸四二者皆剛三暴進而四設籬以禦之二者鬬而三獨傷者以其有以創之也天下之理始之者鮮不受害亦如用兵爭訟先犯者必凶易說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伊川先生曰四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壯之甚也然居四為不正方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故戒以

貞則吉為悔亡葢方道長之時小失則害亨進之勢是有悔也若在他卦重剛而居柔未必不為善也大過是也藩所以限隔也藩籬決開不復羸困其壯也高大之車輪輹强壯其行之利可知故云壯于大輿之輹輹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强矣云壯于輹謂壯於進也輹與輻同　剛陽之長必至於極四雖已盛然其往未正也以至盛之陽用壯而進故莫有當之藩決開而不羸困其力也尚往其

進不已也_{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乘剛本有悔不用其壯故貞吉三以四為藩九四上无陽爻故曰藩決壯輿之輹往无咎也四能不為陰累守已以正則吉而无乘剛之悔且得衆陽之助以銷陰慝_{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以動吉凶悔吝之所生也惟貞吉乃悔亡陰在前不足以禦其壯也故藩決不羸有剛動之才故壯于大輿之輹輹車之軸轉也_{易說}

藍田吕氏曰九四處三陽之上居動之始壯之甚者而以陽居隂亦以謙居壯者也壯宜有悔由謙故貞吉貞吉悔乃亡也上有二隂不為藩以阻巳也以剛居動之始壯輿之輹也故藩決不羸進无阻也壯于大輿之輹行无病也尚往无疑矣

白雲郭氏曰剛至四而愈壯而曰貞吉悔亡何哉蓋四居上體之下能舍衆剛而與上有承柔載上之志是以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也

然九四之壯雖非大壯特用得其宜耳輿輹當用壯之物也又况大輿之輹乎壯于大輿之輹是為得其宜也得其宜故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君子之所以能任重者以此伊川曰輹與輻同虞翻為腹非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陽長過中壯之甚也而不正君子道長之時四以不正在上宜有悔故戒以貞貞則類進之吉无用壯之悔故貞吉悔亡震在内外之

際為藩四動往之五藩決剛得中羣陽自下進而不括故曰藩決不羸尚往也曰不羸者因九三為象也坤為輿震木在輿下為輹車之毀折常在於輹九四陽壯壯于大輿之輹則何惡於壯乎大輿而輹壯其往利矣壯以任重道行於上之象也貞吉悔亡故藩決不羸往而之五藩決不羸以壯于大輿之輹利往也故象辭如此易傳

新安朱氏曰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藩決不羸

承上文而言也決開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壯于大輿之輹亦可進之象也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象如此本義

問大壯卦先生曰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却是有可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蓋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為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語録

東萊呂氏曰九四在三陽之上處陽之極壯道之盛者也大抵天下之事惟壯然後有所濟四居壯之盛所以貞吉而无悔然亦當與九三參看三亦陽也而羸其角此則不羸何也蓋三雖以陽上進過四陽之剛所以羸其角九四四陽並進上二爻以陰柔之質焉能禦剛强之陽哉故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此君子道盛之時蓋在下之三陽皆不言往此獨言尚往非取其道之盛而可往乎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惟和易以待之則羣陽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於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羣陽雖壯无所用也　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中正得一作居尊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于易

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夫君臣上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强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也 並易傳

喪羊于易羊羣行而觸物大壯衆陽並進六五以陰居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易樂易之易 楊遵道錄

橫渠先生曰羊外柔而內狠六五以陰處陽羊喪之象也能去其內剛不拒來者則无悔故曰喪羊于易

无悔履柔危之地乘壯動之剛固之必悔者位非其所堪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羊性壯狠壯陽之象四陽至壯而上進六五之柔不足以制之雖不當位而居乎中能度可否者也知不可制而不制藩決不羸陽得進往故曰喪羊于易能知可否不與物競故无悔也

龜山楊氏曰居得尊位而下乘四剛其用壯也物

軌禦之可謂无難矣而不用所謂喪羊于易也莊子曰於羊棄意喪羊之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羊之用壯无異於小人不務勝已於內而欲觸物於外一往若此其害深矣是以非禮弗履之人務在克已而喪其羊也克已喪羊亦人之難能而六五初无甚難則其无悔宜矣位不當者德不足而位有餘不能究天德之大以成堯舜三王之治徒喪羊无悔僅能成已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兊為羊羊羣行善觸諸陽並進之象六五柔不當位陽剛方長宜有悔然持以和易則諸陽无所用其壯而剛强暴戾之氣屈矣此所以无悔歟四五相易兊毀喪羊于易和易亦兊也蓋位尊則能制下德中則和而不流以此用和其誰不服光武曰吾治天下亦柔道六五之謂乎易傳曰治壯不可以剛人君之勢不足而後有治壯之道

新安朱氏曰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内剛者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其象如此而占亦與咸九五同易容易之意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疆埸之埸亦通漢食貨志埸作易本義　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埸之易漢食貨志疆埸之埸正作易蓋後面有喪牛于易亦同此義今本義所注只是從前所說如此只且仍舊耳語録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伊川先生曰羝羊但取其用一无用字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防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已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其所為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陰柔處壯不能固其守若遇

艱困必失其壯失其壯則反得一有其字柔弱之分矣是艱則得吉也用壯則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居壯之終有變之義也　非其處而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慎也艱則吉柔遇艱難又居壯終自當變矣變則得其分過咎不長乃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競用觸則進退皆凶危懼求全則咎有時而息也然上六以陰居上不詳事宜用壯而觸故進退不能易說

藍田呂氏曰壯窮必衰不可長也四陽上進羝羊也上六居外藩也不能退剛長不已也不能遂上窮也窮極其壯不衰不已故无攸利也六五上六皆柔不足以制剛五以易而喪羊上以難而獲吉上處窮極不敢以柔而自易抑其壯而不使遂也

白雲郭氏曰居動之極以柔用壯雖无羸角之厲而進退不能何所利哉不能遂者進不足以勝人也不能退者退不足以自勝也此豈不能審於度

德量力之事者歟故曰不詳也聖人兢兢業業其難其慎以不矜不伐為已任又安有用壯之厲乎是以艱則吉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動成九前剛也前剛角之象兌為羊震為反生羊角反生羝羊也震為萑葦竹木在外為藩上動觸藩羸絓其角不能遂也退則三不應不能退也決事者當於其始詳慮之可則進否則退上六妄動不能退不能遂自處之不詳審

也何往而利哉然壯終則變能艱難守正自處以柔則吉妄動之咎不長也在我而已巽為長震者巽之反故曰不長易傳

新安朱氏曰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也本義

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无可去處如羝羊之角絓於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

之理但必艱始吉耳語録

東萊呂氏曰上六以六居上是以柔而居壯之極大凡居壯貴乎陽剛則能有濟進亦有所成今上六以隂柔居壯之極如羝羊之觸藩進則傷其身退則羸其角進退不能无往而利然天下未嘗有不可必之事若看上六一爻進退不利是聖人於此有不可用力處然聖人於不能退不能遂之時又自有以處之惟艱難自處不為玩易則復可獲其

吉故象曰艱則吉咎不長也言能艱難處之而不敢玩易則前日无攸利之咎必不長也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八